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對俄羅斯“中國政策”的展望

Prospects of Russian Policy toward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doi:10.30390/ISC.199602\_35(2).0005

問題與研究, 35(2), 1996

Issues & Studies, 35(2), 1996

作者/Author：戴萬欽(Wan-Chin Tai)

頁數/Page：65-7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6/0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602\\_35\(2\).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602_35(2).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對俄羅斯「中國政策」的展望

戴 萬 欽

(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 摘 要

「建設性的夥伴關係」將是俄羅斯與中共一九九六年雙方關係的目標。新的國家杜瑪不至於出現反對俄羅斯和中共加強交往的有力聲音。俄羅斯甚至會敦促中共支持組織一套東北亞安全諮商體系。而不論俄羅斯總統大選的結果如何，俄羅斯也將不願輕易為台灣的福祉問題而開罪中共。台灣尚須加倍努力，俄羅斯方可能在一九九六年同意在台北設立民間形式的代表處。而俄羅斯和香港今年將有更密切的交往，經貿利益是俄羅斯主要的著眼點。

**關鍵詞：**建設性的夥伴關係、俄羅斯對中共政策、俄羅斯和台灣關係、東北亞安全體系

\* \* \*

## 壹、前 言

全世界有數個重要國家在一九九六年當中，將進行總統大選，包括美國、俄羅斯和中華民國等等。甚至連中共的實際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也可能會出現徹底的權力交替。而俄羅斯對中共、台灣及香港的政策，在一九九六年當中也會出現蘇聯瓦解後具體且有系統的新政策，甚至從而奠定中程趨勢的基礎。其次，儘管有相當多的變數，會左右俄羅斯在一九九六年當中對中共、台灣及香港的政策，但是摸索大致的方向，依然是此際可以嘗試的。

## 貳、俄羅斯對中共基本政策

地緣政治的因素，會使俄羅斯與中共之間，長期而而言不容易毫無交惡可能。然而，俄羅斯與中共之間在一九九六年並不太可能會交惡。眼前，不僅中共為了推動經濟進步而願意和俄羅斯維持睦鄰關係，連俄羅斯也為了經濟進步，而不願意在處理中共事務上維持「霸道」心態。固然俄羅斯六月間將進行總統大選，但大選結果不論如何，俄羅斯對中共的基本政策不會因為總統換人而出現大的變化。

所謂「建設性的夥伴關係」(constructive partnership)，將是俄羅斯與中共兩者一九九六年中在雙方關係上都願意繼續追尋的目標。俄羅斯外交部亞太第二司司

長索羅維耶夫 (Nikolai Solovyev)，曾在一九九四年四月間透露，俄羅斯與中共雙方同意把兩國的關係界定為「建設性的夥伴關係」。<sup>①</sup>所謂「建設性的夥伴關係」，重視的是既在經濟上合作，而在政治上又大抵不摩擦。不過也不是指「政治同盟」，更不是指「軍事同盟」。

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一九九四年九月二至六日便首度以「國家領導人」身份訪問俄羅斯，係報聘葉爾辛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的訪問。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基達連柯 (Mikhail Titarenko) 一九九四年撰文認為，江澤民的訪問具有重大的影響，對雙方「夥伴」(partnership) 關係的發展殊為重要。<sup>②</sup>中共與俄羅斯的夥伴關係，在一九九六年將會以「對等」的方式發展。基達連柯一九九四年在《俄羅斯與遠東》一書中認為，中共在和俄羅斯的關係上，絕對不願意扮演「次要的」合作夥伴角色。<sup>③</sup>俄羅斯在一九九六年中將傾向以「對等」的態度處理和中共的關係。

### 軍事同盟尚不可能

葉爾辛在一九九三年訪問中共時曾明言，俄羅斯無意和中共締結軍事同盟。<sup>④</sup>俄羅斯外長柯茲芮夫 (Andrei Kozyrev) 在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在歡迎中共外長錢其琛訪問莫斯科的記者會中，曾宣稱俄羅斯和中共計畫在一九九五年內簽署一項「重大的」政治條約。但錢其琛則公開排除雙方建立新的特殊關係的可能性。其實，俄羅斯國防部長葛拉契夫 (Pavel Grachev) 在稍早五月間拜訪中共國防部長遲浩田以及國家主席江澤民時，便曾強調雙方有需要建立更密切的軍事關係，但中共方面則只聲明願意在安全事務上合作，排除具體軍事聯盟的可能性。<sup>⑤</sup>俄羅斯國防部長葛拉契夫，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七日在莫斯科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劉華清，簽署了一項內容廣泛的軍事合作協定。中共與俄羅斯同時決定加強雙方軍事院校的人員交流，並常就亞太地區的安全問題交換意見。葛拉契夫在五月間即曾訪問中國大陸。葛拉契夫在七日另外也以「主要夥伴」形容中共。<sup>⑥</sup>目前看來，俄羅斯即使在一九九六年會因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問題而和美國時生齟齬，也不至於尋求和中共締結軍事同盟。當然，如果中共稍後在處理香港人權問題上備受國際批評和壓力，也許會更加積極在政治上拉攏俄羅斯。但是俄羅斯並不至於會不顧及它和西方的關係。尤其，美國近來在俄羅斯介入車臣共和國問題上並未給予很多責難。美國最近甫卸任的太

註① 包理述，「擺脫意識型態『中』俄建立和平伙伴關係」，中國時報（台北），八十三年九月四日，版九。

註② Mikhail Titarenko, "A Post-Cold War Northeast Asia and Russian Interests," *Far Eastern Affairs*, No. 4~5 (1994), p. 28.

註③ Mikhail Titarenko, *Rassia i Vostochnaya Azia* (Moskva: kuskava Pole, 1994), p. 139.

註④ 葉爾辛，「兩種偉大文明的交匯」，周奇雲和殷志靜主編，新世界秩序中的中國（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一八八。

註⑤ 「北京無意與俄締結軍事聯盟，只願在安全事務方面合作」，星島日報（香港），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日，版A二。

註⑥ 「俄羅斯媒體：『中』俄簽訂廣泛軍事合作協議」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九日，版十。

平洋美軍總司令馬凱 (Richard C. Macke)，曾在一九九四年時透露：俄羅斯海軍和美國海軍在俄羅斯北部及阿拉斯加等寒帶地區，曾至少舉行過二次搜救演習，雙邊都有兩棲部隊參加。而且俄羅斯海軍此刻在亞太地區依然有所活動。<sup>⑦</sup>易言之，此刻的俄羅斯並無急迫需要尋求和中共締結軍事聯盟。

國家的對外利益常常不僅受多變化的國內因素影響，亦係受國際政治體系變動影響。<sup>⑧</sup>俄羅斯和美國之間，的確仍存在不少潛在的矛盾。基達連柯認為，「美國海軍在俄羅斯海疆附近巡弋，甚至曾有船艦侵入俄羅斯港口，算是行為粗暴」。<sup>⑨</sup>先前國際間一般觀察家都認為俄羅斯在可預見的未來，都不會以軍事介入東北亞地區的爭端；但是加拿大學者 (Michael D. Wallace) 和美國學者麥可尼斯 (Charles A. Meconis) 認為，車臣事件倒是顯示，俄羅斯未來仍有一定可能以軍事介入東北亞的爭端。<sup>⑩</sup>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在一九九三年時曾預測，倘若有一天美國、日本以及中、西歐組織某種三邊聯盟 (trilateral coalition)，那麼中共的戰略家便很可能會倡議，中共與俄羅斯以及伊朗也組織一項三邊聯盟，作為對抗。布里辛斯基認為，國力已大幅不若往昔的俄羅斯，可能會覺得參加一項這樣由中共為首的三邊聯盟，會有助於俄羅斯重占原先蘇聯疆域中的一些地區。<sup>⑪</sup>俄羅斯學者伏斯克瑞森斯基 (Alexei D. Voskressenski) 研判，中共和俄羅斯改善關係，極可能會刺激美國擔憂秘密反美聯盟的出現。<sup>⑫</sup>基達連柯在一九九四年的俄文著作《俄羅斯與遠東》中特別表示，俄羅斯與中共之間的關係正常化，並不是針對美國。<sup>⑬</sup>伏斯克瑞森斯基認為，倘若中共破壞國際社會的安定，美國便會把過去對蘇聯所採用的圍堵政策，改用來對付中共。<sup>⑭</sup>但是，目前並無跡象顯示美國與俄羅斯的關係，在一九九六年會出現惡化的戲劇性轉變。俄羅斯倘若如期在一九九六年六月進行總統改選且葉爾辛落選，則美國和俄羅斯的關係，自然會因為俄羅斯領導人更動而需要一段調整期。倒是美國自己總統大選的結果，不是美俄關係的重大變數。

註⑦ USIS, "China's 'Blue Water' Capabilities Could Be A Stabilizing Factor," EPF-507, September 23, 1994, p. 2.

註⑧ Francis Fukuyama, "The Ambiguity of National Interest," Stephen Sestanovich, ed., *Rethinking Russia's National Interests*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4), p. 12.

註⑨ Titarenko, "A Post-Cold War Northeast Asia and Russia Interests," p. 30.

註⑩ Michael D. Wallace and Charles A. Meconis, *New Powers, Old Patterns: Dangers of the Naval Buildup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Working Paper, No. 9, 1995,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 15.

註⑪ Zbigniew Brzezinski, *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 198.

註⑫ Alexei D. Voskressenski, "New Dimens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Russian-PRC-American Relationship,"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1, No. 2, (February 1995), p. 41.

註⑬ Titarenko, *Rassia i Vostochnaya Azia* p. 130.

註⑭ Alexei D. Voskressenski, "New Dimens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Russian-PRC-American Relationship," p. 40.

## 俄對美國與中共的等距離可能性

其實，中共與俄羅斯眼前固然將雙方政治關係的目標，鎖定為友好睦鄰，但是兩者之間互信的基礎仍然脆弱。葉爾辛是獨立國家國協成員國中第八個訪問中共的總統，這種現象曾被用以說明俄羅斯的對外政策傾向西方。<sup>⑮</sup>尤其，中共仍然擔憂俄羅斯與西方關係太過於接近。以柯薩科瓦為筆名的俄羅斯某中國問題學者認為，莫斯科對中共與日本的合作感到妒忌，而北京也對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合作，感到不是滋味。<sup>⑯</sup>在俄羅斯總理齊諾米汀（Viktor Chernomyrdin）一九九四年五月底訪問中共時，莫斯科新聞報曾評論說不宜錯估中共急於在對美國的戲局中打「俄羅斯牌」。該報認為，中共不會高估俄羅斯介入世界事務的能力。<sup>⑰</sup>俄羅斯也不相信中共對它的重視與信賴程度。伏斯克瑞森斯基指出，至少對俄羅斯而言，和中共維持友好關係，可使俄羅斯在和西方國家打交道時，確保後方的安全。<sup>⑱</sup>俄羅斯在一九九六年當中，可能會對美國和中共，採取等距離的政策。

在一九九六年當中，中共自己也可能會影響俄羅斯和日本關係的走向。由於俄羅斯和日本之間的領土糾紛仍無法解決，俄羅斯可能會繼續選擇和中共維持比和日本更為密切的關係。但是俄羅斯也可能將同時讓中共明白俄羅斯也不排除會和日本維持比較密切關係的可能性。<sup>⑲</sup>伏斯克瑞森斯基認為，中共成為新的區域性經濟巨人，可能會促成俄羅斯與日本獲致更新一層的相互了解。<sup>⑳</sup>前曾擔任俄羅斯駐美國大使的國家杜馬外交委員會主席魯金（Vladimir P. Lukin）認為，俄羅斯倘若和中共及日本等國家維持建設性的關係，就能夠成為重要的「平衡者」。<sup>㉑</sup>俄羅斯一九九六年時，可能既會加強和中共的關係，也同時不會希望和日本的關係惡化。

在基本上屬合作型態的關係中出現衝突，並不代表關係不穩或者是關係惡化。<sup>㉒</sup>俄羅斯在一九九六年當中，仍會有不少外交事務菁英強調從長程觀點上必須重視和中共的交往。魯金認為，俄羅斯必須重視中共，把和中共的政治及經濟關係，視為和歐洲及美國一樣重要。他主張，俄羅斯的目標應當是和中共建立「不可扭轉」的互賴關

註⑮ 沃羅賓，「前途光明的伙伴」，周奇雲和殷志靜主編，*新世界秩序中的中國*（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一八一。

註⑯ 柯薩科瓦，「俄國與中共友誼能否長存？」，*中央日報*（台北），民國八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版六。

註⑰ Alexander Platkovsky, "Chernomyrdin's Visit to China," *Moscow News*, June 3~9, 1994, p. 3.

註⑱ Voskressenski, "New Dimens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Russian-PRC-American Relationship," p. 47.

註⑲ David G.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China Without Deng* (Sydney, Australia: Imprint Book, 1995), p. 98.

註⑳ Voskressenski, "New Dimens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Russian-PRC-American Relationship," p. 46.

註㉑ Vladimir P. Lukin, "Our Security Predicament," *Foreign Policy*, Fall 1992, p. 71.

註㉒ Andrew M. Scott, *The Function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7), p. 140.

係，而使雙方不至於恢復直接對抗的關係。<sup>②③</sup>魯金認為，由於東亞國家現代化的速度加快，俄羅斯如今彷彿置身於兩個已經現代化的「歐洲」之間。<sup>②④</sup>俄羅斯派駐瀋陽的總領事維爾欽柯（Vladislav Verchendo）認為，自從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俄羅斯和中共的首度高峰會議之後，俄羅斯和中共的關係便一直穩定的成長。他在一九九四年時指出，俄羅斯國內看不見任何一股政治力量反對俄羅斯和中共發展互利的合作，尤其在經濟領域上。<sup>②⑤</sup>俄羅斯國會在一九九四年四月也獲致共識，認為和中共加強合作，符合俄羅斯的長程利益。<sup>②⑥</sup>俄羅斯共產黨主席朱干諾夫（Gennady Zyuganov），一九九五年六月間曾訪問中共。朱干諾夫事後強調，俄羅斯必須和中共保持良好關係。<sup>②⑦</sup>俄羅斯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舉行國會大選，俄羅斯共產黨獲勝，但新產生的國會在一九九六年將不至於出現反對俄羅斯和中共交往的有力聲音。另外，俄羅斯學者伏斯克瑞森斯基認為，俄羅斯內部有些蘇聯時期的共黨幹部，直到今天仍和中共維持密切的關係。這些人認為中共的改革模式，比俄羅斯和波蘭的方式更佳。<sup>②⑧</sup>總之，俄羅斯內部的政治勢力主張重視和中共關係的呼聲，不至於在一九九六年減弱。

俄羅斯不僅不強烈要求中共裁減核子武力，且和中共進行海軍艦隊互訪，都是中共與俄羅斯當前關係友善的重要指標。葉爾辛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在訪問北京期間曾公開表示，俄羅斯理解中共對自己核子問題的立場是，「美國和俄羅斯應先解除武器，然後再要求別人」。<sup>②⑨</sup>也就是說，俄羅斯先前並不刻意強調中共要節制核子武器發展及部署。

但是，俄羅斯在一九九六年當中，會比過去一兩年更為注意中共戰術核武的發展。俄羅斯與美國目前均已撤除所有原先部署的海軍戰術核子武器。中共目前非常可能擁有戰術核子武器。<sup>③⑩</sup>美國學者曼寧（Robert Manning）估計中共擁有一百一十枚裝載在飛彈上的核子彈頭，一百五十枚由飛機載送的核子彈頭和一百五十枚戰術核武彈頭。俄羅斯在一九九六年時，當然還得把中共看作是俄羅斯潛在軍事危險的主要來源之一。俄羅斯仍然擔心有一天會和中共出現大規模軍事衝突。俄羅斯的人口只是中共的八分之一。俄羅斯學者羅格夫（Sergei Rogov）認為，俄羅斯由於中共等因素

註②③ Vladimir P. Lukin, "Russia and Its Interests," Stephen Sestanovich, ed., *Rethinking Russia's National Interests*, p. 110.

註②④ Lukin, "Our Security Predicament," p. 60.

註②⑤ Vladislav Verchenko, "Northeastern China and Russia," *Far Eastern Affairs* No. 4~5, 1994, p. 70.

註②⑥ *Ibid.*, p. 72.

註②⑦ 「俄共主席結束訪華，中國之行印象難忘」，文匯報（香港），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一日，版A一。

註②⑧ Voskressenski, "New Dimens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Russian-PRC-American Relationship," pp. 41~42.

註②⑨ 葉爾辛，「兩種偉大文明的交匯」，頁一八五。

註③⑩ Wallace and Meconis, *New Powers, Old Dangers of the Naval Buildup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p. 16.

，不會片面放棄戰術型核子武器。<sup>③</sup>總之，中共的核子武器能力，往後會比較受俄羅斯注意。

### 發展信心建立措施趨勢

中共與俄羅斯之間的軍艦互訪，在一九九六年中將會持續進行。中共海軍北海艦隊轄下四艘水面艦艇，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曾兩次橫穿日本海，訪問俄羅斯海參崴海軍基地。這四艘艦艇編隊包括「珠閩號」導彈驅逐艦。<sup>④</sup>中共海軍北海艦隊司令員王繼英中將一九九四年五月便曾率領訪問艦隊，經日本海訪問俄羅斯的海參崴軍港。俄羅斯則曾在一九九二年八月派遣太平洋艦隊三艘艦艇編成的艦隊訪問青島<sup>⑤</sup>。中共與俄羅斯在一九九六年當中也可能逐漸發展建立信心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中共瀋陽軍區部隊在一九九五年二月間，曾沿著中俄國界進行長達三星期的軍事演習。那是中共近十年來首次在中俄國界附近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但是，中共在演習之前，便曾通告俄羅斯。<sup>⑥</sup>演習的預先通告，是國際間認定的一種互相信心建立措施。或許俄羅斯與中共倘若在一九九六年再在邊界地區舉行演習，甚至會邀請對方派遣觀察員。當然，中共與俄羅斯未來在安全關係上，仍會重視防止雙方出現危險的軍事對抗，會進一步規範雙方在國界沿線的軍事活動，甚至經常就東北亞以及東南亞的安全情勢進行會談。<sup>⑦</sup>信心建立措施，將會是俄羅斯與中共一九九六年在安全關係上的重要課題。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基達連柯認為，中共與烏克蘭目前的交往，包括江澤民訪問烏克蘭的經過，都不至於妨礙俄羅斯與中共之間的關係。<sup>⑧</sup>烏克蘭因素在一九九六年將不至於成為俄羅斯與中共關係的障礙。

### 蘇愷廿七技術轉移問題

軍售關係的擴大，則更是中共與俄羅斯關係友善的重要指標。中共國務院在一九九四年七月間正式核准金額達五十億美元的向俄羅斯採購武器的計畫。<sup>⑨</sup>一九九六年間，俄羅斯和中共在軍售關係發展上的主要項目，將是蘇愷廿七型戰機和航空母艦建造科技的轉移問題。

中共在一九九三年及一九九四年兩年中，大約共向俄羅斯採購二十億美元軍事

註③ Sergei Rogov, "Military Interests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Military," Stephen Sestanovich, ed., *Rethinking Russia's National Interests*, p. 74.

註④ 「中共北海艦隊四艘軍艦五月曾二度訪問海參崴」，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版九。

註⑤ 林鋼，「中共海軍艦隊首次訪俄」，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三年五月十二日，版十。

註⑥ 「傳中國結束在中俄邊境軍事演習」，文匯報（香港），民國八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版A二。

註⑦ Voskressenski, "New Dimens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Russian-PRC-American Relationship," p. 51.

註⑧ 何亮亮，「析俄中建設性伙伴關係」，文匯報（香港），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二日，版A二。

註⑨ Mikhail Urusov, "Russia is Arming China," *Moscow News*, October 7~13, 1994, p. 8.

裝備和科技，雇有數百名俄羅斯軍事科技人才。中共在一九九三年還和俄羅斯簽署軍事合作協定。中共最想自俄羅斯獲得的軍事科技，主要是導航技術、飛彈固體燃料技術、潛艇技術和戰機的研發。<sup>③</sup>在武器採購方面，中共正向俄羅斯洽購中程轟炸機和長程洲際飛彈。中共對俄羅斯特別感興趣的武器，並不是T七二坦克，而是S—三〇〇防空飛彈、蘇愷卅五戰機以及米格卅一型戰機。<sup>④</sup>中共向俄羅斯訂購約四艘基羅（Kilo）級柴油動力潛艇，已有一艘交貨了，據傳中共也有興趣採購TU二二M逆火式轟炸機。另外，曾傳出俄羅斯海軍總司令葛拉莫夫（Felis Gromov）一九九四年十一月訪問中共時，亦訂約出售最新型的瓦沙維安卡（Varshavianka）級潛艇給中共。

俄羅斯所出售給中共的IL—七六運輸機，不僅價格低廉，而且顯著提昇了中共的部隊運輸能力。<sup>⑤</sup>中共在一九九三年十月五日進行核子試爆的目的，被認為是在開發更機動，更能有效使用固體燃料的飛彈。另外，中共也有意開發和俄羅斯SS—二五飛彈性能相近，射程可達八千哩的長程洲際飛彈。

中共在一九九六年很可能會和俄羅斯達成協議，由俄羅斯提供技術轉移，使中共在未來十年左右得以在中國大陸完全自製蘇愷廿七型戰機。中共在一九九五年五月，已經向俄羅斯又購買二十四架蘇愷廿七型戰機。未來俄羅斯對中共的蘇愷廿七型戰機合作方案，初期階段可能主要是自俄羅斯進口引擎和雷達等零組件裝配，然後逐漸提高自製率。中共在一九九五年當中，便至少派遣七個軍事代表團訪問俄羅斯。日本的「中國資訊中心」推測，中共未來計畫生產蘇愷廿七型戰機的地點，可能在瀋陽附近，預定生產大約兩百架。<sup>⑥</sup>中共在和俄羅斯的戰機交易趨勢上，係追尋更多的生產技術轉移，更多授權由中共在自己境內製造。<sup>⑦</sup>中共在一九九六年倘獲得俄羅斯正式同意授權生產製造蘇愷廿七型戰機，將是中共國防力量長期增強的重大突破。

中共中央軍委會據傳已決定自一九九六年起以十年的時間建造一艘四萬噸的傳統型航空母艦。中共內部對建造航空母艦已不再有大的歧見，最多是在何時完工問題上有不同看法。<sup>⑧</sup>中共如今當然會希望在一九九六年時，多爭取俄羅斯在技術轉移上的支持。俄羅斯國防部長葛拉契夫在一九九三年十一月訪問北京時，便在雙方簽訂的五年軍事合作協議中，同意原則上俄羅斯將協助中共建造一艘航空母艦。但金額始終未談攏。中共係在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便有建造能承載四十架戰機的航空母艦的構想。

俄羅斯在一九九五年對海外的軍火銷售總額為二十五億美元左右。葉爾辛總統的顧問庫魯克（Boris Kuzyk）在十一月間透露，俄羅斯在一九九六年對外的軍火銷

註③ Robert Manning, "Clinton and China: Beyond Human Rights," *Orbis*, Vol. 38 (Spring 1994), p. 200.

註④ Urusov, "Russia is Arming China," p. 8.

註⑤ *Ibid.*

註⑥ 秦鳳棲，「中共擬自製蘇愷廿七戰機」，*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版六。

註⑦ "Russia's Defense Industry Firing Back," *The Economist*, December 2, 1995, p. 85.

註⑧ Wallace and Meconis, *New Powers, Old Patterns; Dangers of the Naval Buildup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pp. 22~23.

售，預估將可達到三十五億美元。<sup>④</sup>而中共將是俄羅斯一九九六年中，大約可增加的十億美元軍火交易的主要顧客。尤其，中共已經逐漸接受俄羅斯希望完全以現款，而非以實物償付作為交易的條件。目前，中共向俄羅斯的軍火採購，大約已有半數係以現款交易，比過去的四分之一增加。<sup>⑤</sup>經濟上的繁榮，常使一般國家提昇其對外軍事採購的興趣。

當然，就長程而言，俄羅斯也並非毫不在意中共的軍力發展。俄羅斯目前對中共軍售的基本原則為，不得把最新型的武器出售與中共，同時中共所購自俄羅斯的精密武器亦不得部署於鄰近中俄國界的地區。<sup>⑥</sup>柯薩科瓦便曾指出，俄羅斯一方面將武器出售給中共，但另一方面卻又嚴密觀察，中共是否正盡力縮小其與俄羅斯之間的戰略武力差距。<sup>⑦</sup>俄羅斯學者拉瑞金（A. Lazikin）認為中共與俄羅斯在航太及飛機二案上合作的前景良好，但是他警告說俄羅斯「必須審慎進行其事，以免傷害我們自己的飛機工業」。<sup>⑧</sup>尤其，冷戰時期美國等西方國家為防止高科技流入共產國家而設立的「多邊出口管制協調委員會」（COCOM），在一九九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已經解散，中共將因此而較易取得外國的高科技。<sup>⑨</sup>俄羅斯學者伏斯克瑞森斯基承認，中共與俄羅斯之間的軍火交易關係，很令美國困擾。但是他也指出，美國由於擔憂俄羅斯的軍工複合體會攻擊葉爾辛，所以避免出聲批評莫斯科當局。<sup>⑩</sup>到了一九九七年以後，如果中共對處理香港人權問題過於高壓，俄羅斯仍有可能會因為國際壓力而抑制對中共軍售的成長幅度。而在一九九六年當中，則可預見俄羅斯內部還是會出現一些主張對出售軍火給中共，不宜太過積極的呼籲。

### 俄仍將關心非法移民

中共在俄羅斯的非法移民問題，也另凸顯出中共與俄羅斯長程關係的矛盾。俄羅斯方面估計，目前共有一百多萬的中國大陸人民居住在俄羅斯境內，其中多數係非法入境。據傳在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的某些城鎮和村莊，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口甚至超過當地俄羅斯人。俄羅斯在一九九四年秋曾發起驅逐非法入境中國人的取締行動。俄羅斯方面的確擔心，來自中共的非法移民潮，如果不加以取締，中共遲早會覬覦俄羅

註④ “Russia’s Defense Industry Firing Back,” *The Economist*, p. 84.

註⑤ *Ibid.*, p. 85.

註⑥ Shannon Selin, *Asia Pacific Arms Buildups, Part Two: Prospects for Control*, working paper, No. 7,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94, p. 43.

註⑦ 柯薩科瓦，前引文。

註⑧ A. Lazikin, “Russian-China: Direct and Cross-Border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Far Eastern Affairs*, No. 4-5, 1994, p. 91.

註⑨ 中共內部也有部分人士擔心向俄羅斯採購太多武器。它們擔心中共長程的武器發展會因而受制於俄羅斯的規格。他們建議要分散武器及軍事科技採購來源。請參閱Urusov, “Russia is Arming China,” p. 8.

註⑩ Voskressenski, “New Dimens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Russian-PRC-American Relationship,” p. 51.

斯的領土。<sup>⑤</sup>然而，這畢竟是屬於長久後才可能惡化的問題。另一方面，在一九九六年當中，中共和俄羅斯雙方倒不至於刻意去挑撥對方國家的分離主義意識。俄羅斯不會發動對新疆分離運動的聲援，而中共也不至於以行動助長俄羅斯境內所出現建立西伯利亞共和國或遠東共和國的聲浪。中共一九九五年九月間曾在莫斯科和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以及吉克斯坦就加強邊境軍事安全信任問題，簽署一份協定。<sup>⑥</sup>中共一九九六年時也會避免讓俄羅斯懷疑中共尋求在中亞國家擴張政治影響力。

俄羅斯鑒於中國大陸前往俄羅斯之人員背景複雜，曾著手重建邊界來往的新秩序，一度限制中共邊界人民自由入境，導致中共與俄羅斯一九九四年的邊界貿易銳減。牡丹江市一九九四年一至八月的邊界貿易額便比一九九三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四十。<sup>⑦</sup>中共與俄羅斯的邊界貿易，在長程上對俄羅斯有隱憂，因為俄羅斯會擔心中共人民湧入，也擔心在經濟上會過度倚賴中共。另外，俄羅斯也擔心中共垂涎天然資源。尤其俄羅斯國防部長葛拉契夫一九九五年八月間，曾在內閣會議中指出，中共人民正以和平的方式「征服」俄羅斯的遠東地區，甚至還組織若干軍事訓練活動。<sup>⑧</sup>然而，在一九九六年當中，俄羅斯仍然會出現不少主張擴大雙方邊貿的另一種聲音。俄羅斯學者拉瑞金便曾主張，為了擴大中俄國境附近俄羅斯特別經濟區以及自由貿易區的效能，俄羅斯必須簡化雙邊國境地區人民彼此入境的繁複手續。<sup>⑨</sup>另外，俄羅斯總統葉爾辛倘能在一九九六年訪問中共，也會和中共正式簽訂雙方東段國界的協議。

葉爾辛在一九九二年訪問中共時，曾和李鵬達成共識，認為雙方必須發展地區對地區的連繫，尤其是加盟共和國、邊疆區、遠東及西伯利亞各州和中共各省直接連繫，而不必經過北京和莫斯科。<sup>⑩</sup>俄羅斯未來仍會希望在中俄邊界發展包括海關設備在內的邊境基礎設施。經濟合作將會降低緊張，同時也有可能提昇在安全事務上的合作，乃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一項假設。中共和俄羅斯的貿易目前已經扭轉了一九九四年滑落的趨勢，在一九九五年的頭七個月當中，貿易額達二十七億四千萬美元，比一九九四年同期上昇百分之三。<sup>⑪</sup>中共「中國銀行」在莫斯科的辦事處一九九四年估計，俄羅斯與中共之間每年的貿易額，在其後十至十五年之中，將可至少成長十倍，而達到五百億美元至七百億美元之間。<sup>⑫</sup>中國大陸東北地區共有二千座中型及大型的機械製造、飛機製造等重工業工廠。其中有一百五十六座屬於一九五〇年代接受前蘇聯援助而現在正需要設備更新的工廠。<sup>⑬</sup>中共在一九九六年當中將會希望俄羅斯擴大參與

註⑤ 柯薩科瓦，前引文。

註⑥ 汪莉娟，「中俄真正問題在裁軍」，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版十。

註⑦ 文匯報（香港），一九九四年十月三日，版A七。

註⑧ AFP. "Immigrants Worry Russi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ust 25, 1995, p. 5.

註⑨ Lazikin, "Russia-China: Direct and Cross-Border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p. 93.

註⑩ 葉爾辛，「兩種偉大文明的交匯」，頁一八六。

註⑪ 「中俄邊貿止跌回升走上正軌」，明報（香港），一九九五年十月四日，版三。

註⑫ Titarenko, "A Post-Cold War Northeast Asia and Russian Interests," p. 32.

註⑬ Lazikin, "Russia-China: Direct and Cross-Border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p. 90.

中共工廠現代化及設備更新的合作。俄羅斯方面希望俄羅斯和中共之間能成立貿易仲裁機構，以防阻雙方商人遭到非法逮捕等不公平待遇。<sup>⑥</sup>預料俄羅斯與中共在一九九六年當中，會作進一步的磋商。

### 推動圖們江計畫

俄羅斯仍將會希望沿中俄邊界加強建立自由經濟區網。另外，錢其琛在一九九四年六月底訪問中共時，曾邀請俄羅斯參加三峽水力發電工程。<sup>⑦</sup>固然俄羅斯遠東地區輿論曾抱怨中共以劣質產品換取俄羅斯珍貴的石油、瓦斯、木材、金屬、卡車、火車、飛機等物品與設備，<sup>⑧</sup>合作則兩利，將是雙方經濟交流的指針。雙方的經濟結構在未來一定期間內，都會呈現高度的「互補性」(complementarity)。然而，就圖們江發展計畫而言，俄羅斯與中共可能在一九九六年中獲致進一步的協議。基本上，中共本身比俄羅斯更加期望進行圖們江開發計畫。運用俄羅斯與中國東北交界地帶出入日本海，對中共東北商品開拓國際市場，將有相當助益。中共遂對圖們江計畫(the Tumangang Project)抱持濃厚興趣，尤其對使用俄羅斯港口查魯畢諾(Zarubino)有興趣。<sup>⑨</sup>而俄羅斯內部在一九九六年當中，對圖們江發展計畫也會繼續有正反兩面的辯論。俄羅斯遠東地區有些地方的官員，曾反對俄羅斯參加圖們江計畫。<sup>⑩</sup>而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基達連柯，倒是主張俄羅斯參與圖們江計畫。但是同所的資深研究員查布羅夫斯卡亞(Ludmila Zabrovskaya)卻在一九九五年撰文指出，俄羅斯不宜參加圖們江計畫。查布羅夫斯基指出，日本和南韓等原先熱心想提供經濟資源的國家，顯然已經對圖們江計畫失去興趣。他們認為只有中國的吉林省可以因為圖們江計畫而獲大利。查布羅夫斯基認為，連俄羅斯濱海省的獲利都很小。查布羅夫斯基主張，由中共及俄羅斯立即加強合作整治黑龍江。他認為吉林省如透過黑龍江的整治而進出日本海，對整個黑龍江流域及伯力地區的經濟都有利。<sup>⑪</sup>可以預見俄羅斯內部對圖們江計畫的辯論，在一九九六年仍會持續發展。不過，俄羅斯政府在一九九五年七月時已原則上決定推動圖們江計畫。

而俄羅斯與中共也會就圖們江計畫和黑龍江整治問題，在一九九六年作進一步磋商。

經濟實力的發展，也會影響中共與俄羅斯在一九九六年以後的政治關係。在蘇聯崩潰前，其國民總生產毛額大約是中共的兩倍。但是在二十一世紀來臨前，版圖已經縮小的俄羅斯的國民總生產毛額，可能淪為只有中共的四分之三。一九九四年俄羅斯已經首度出現國民總生產毛額低於中共。隨著中共經濟實力漸增，俄羅斯未來主動向

註⑥ Verchenko, "Northeastern China and Russia," p. 74.

註⑦ 「錢其琛邀俄參與三峽工程」，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版十。

註⑧ 柯薩科瓦，前引文。

註⑨ Lazikin, "Russia—China: Direct and Cross-Border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p. 87.

註⑩ Titarenko, "A Post-Cold War Northeast Asia and Russian Interests," p. 34.

註⑪ Ludmila Zabrovskaya, "The Tumangang Project: A View From Primorie," *Far Eastern Affairs*, No. 1, 1995, p. 38.

中共挑釁的本錢，可能會逐年降低。

### 就亞太安全問題增加諮商

俄羅斯與中共，在一九九六年中將會對亞太安全問題加強磋商，俄羅斯甚至會敦促中共支持組織一套東北亞安全諮商體系。最近卸職的俄羅斯外交部長柯茲芮夫曾認為，讓一個經濟上強大的中國大陸不威脅到俄羅斯的安全，是俄羅斯的重要利益。柯茲芮夫指出，俄羅斯應當使涉及俄羅斯、美國、日本及中共的「長方形」(rectangle)相互關係，維持平衡；如此便能對亞太地區的安定和合作發揮貢獻。<sup>⑥</sup>基達連柯認為：中共與俄羅斯關係維持正常，是東北亞地區國際秩序安定的基礎。而目前中共與俄羅斯的關係固然已經正常化，但亞太地區的善鄰規範尚待建立。<sup>⑦</sup>俄羅斯國防部長葛拉契夫在一九九五年五月中旬訪問中共時，曾提議由中共、日本、南韓、北韓、俄羅斯以及美國等東北亞國家組織「安全諮商體系」，討論區域內的安全問題。<sup>⑧</sup>葛拉契夫同時強調，中共和俄羅斯存有共識，先由雙邊會談做起，然後才組織包含六國的會議。中共有可能取代以往的蘇聯，而成為北韓武器的首要來源。<sup>⑨</sup>由雅夫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所領導的雅布羅卡(Yabloko)政黨認為，俄羅斯和中共維持友好關係的目的，並不是要因應北約的擴張，而是為了亞太地區建立「集體安全體系」的需要。<sup>⑩</sup>俄羅斯在一九九六年，會就亞太安全問題加強和中共的磋商。最後，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在一九九六年尚趨向保守，只會使俄羅斯更加重視和中共的關係。

## 叁、俄羅斯的對台政策

葉爾辛在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五日曾下令指示，俄羅斯和台灣的關係只能是非官方的。<sup>⑪</sup>俄羅斯這種態度，在一九九六年時仍然不會有大的改變。俄羅斯未來和中共的「力量對比」(correlation of forces)，將會是對中共愈來愈有利。俄羅斯也將不會輕易為台灣的福祉而嚴重開罪中共，尤其在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問題上。葉爾辛在中共總理李鵬一九九五年五月間訪問俄羅斯時，表示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俄羅斯前外交部長柯茲芮夫一九九五年七月間訪問北京時，也對中共外長錢其琛明確表示俄羅斯在台灣問題上，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sup>⑫</sup>俄羅斯這種法律上「一個中國」的立場，在

註⑥ Andrei Kozyrev, "Russia: A Chance for Survival,"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2 (Spring 1992), p. 15.

註⑦ Titarenko, *Russia i Vostochnaya Azia*, p. 133.

註⑧ 「中共同意研究俄安全諮商體系建議」，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四年五月二十日，版十。

註⑨ Gerald Segal, "Managing New Arms Races in the Asia/Pacific,"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1992), p. 91.

註⑩ Sergei Solodovnik, "Yabloko Favors Pragmatism in Foreign Policy," *Moscow News*, No. 47, December 1-7, 1995, p. 3.

註⑪ 葉爾辛，「兩種偉大文明的交匯」，頁一八五。

註⑫ 丁寶忠和王星橋，「錢其琛會見俄外長科濟列夫」，人民日報(北京)，一九九五年七月三十日，版二。

一九九六年不至於有戲劇性的變化。俄羅斯在台灣就加入國際組織問題而和中共所可能出現的爭議方面，不會在一九九六年輕易聲援台灣的立場。

另外，俄羅斯在一九九六年當中，不會輕易同意和台灣達成直接通航。台灣需要相當努力，方有可能促成俄羅斯在台灣設立由官方人員運作的代表處。過去一度傳出其前駐模里西斯大使特里方諾夫將出任首任駐台代表，預定人選迄無改變。經濟關係的確將是台灣和俄羅斯關係的主軸。在過去數年當中，俄羅斯和台灣的經濟關係，可說是憧憬高於實際成就。未來一旦雙方直航，或許經濟關係可望逐步呈現成長。而俄羅斯本身的經濟漸趨穩定，也會是雙方經濟關係增長的重要動力。台灣和中國大陸以及俄羅斯之間的三角貿易與經濟合作，在一九九六年當中將會有新的成長。中共與俄羅斯在一九九五年八月在哈爾濱共同組成了一個「遠東國際聯合總商會」，而會員則有二百餘家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及俄羅斯的企業和公司。<sup>⑭</sup>另外，一九九六年當中，俄羅斯仍會有許多主張加強和台灣經貿關係的聲音。基達連柯曾主張，俄羅斯不宜曲從中共對削弱台灣在俄羅斯經濟外交的任何要求。<sup>⑮</sup>經濟及文化交流，將是俄羅斯一九九六年對台灣的政策中，最開放的成份。

但是在一九九六年當中，俄羅斯也不容易同意把目前處理對台灣關係的民間型態機構「莫斯科台北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在名義上再加以昇級。俄羅斯倒是比較可能會在設立在台代表處後才容許次長級以上的官員訪問台灣。另外，俄羅斯也可能會同意把若干國防及民用兩用的軍事裝備或科技出售給台灣。然而，台灣與俄羅斯不至於發生具實質性的軍售關係。一九九六年台灣在軍售上所主要能寄望於俄羅斯者，可能是促成俄羅斯願意在交易訂約一定時間後，將它向中共的軍火出售「透明化」。而透過聯合國的機制促成「透明化」，倒是較可行的途徑之一。另外，俄羅斯中國研究學界對台灣研究的興趣，在一九九六年間將會持續升高。俄羅斯學者拓德（Fannie Toder）在一九九三年時便撰文探討俄羅斯在台灣研究上的歷史沿革，並鼓勵俄羅斯、中國大陸及台灣學者加強在台灣研究上的合作。<sup>⑯</sup>總之，俄羅斯和台灣學者在學術研究上的合作關係，在一九九六年預料可以有進一步的發展。

在一九九六年之中，台灣的安全，仍會是俄羅斯基於其「地緣政治」長遠利益而必然會關心的事。俄羅斯應當已經相當注意中共針對台灣的一連串軍事演習。但是，即使中共發動武力侵台，俄羅斯也不會以任何的形式進行武力介入。俄羅斯甚至可能會在正式聲明中說，那是純粹的中國「內政」問題。中共總理李鵬一九九五年五月訪問俄羅斯時，曾對俄羅斯鎮壓車臣事件表示支持與理解。<sup>⑰</sup>事實上，台灣所能冀求於俄羅斯者，無非只是希望它能多聲明希望中國的統一問題將由和平方式解決之。易言之，台灣在一九九六年倘若在遭逢情勢突變，將只能寄望於俄羅斯的政治同情，而不是任何武裝支援。俄羅斯這種對台的基本立場，不至於因為六月間總統選舉的結果而

註⑭ 「遠東國際總商會成立，加速中俄貿易規範化」，文匯報（香港），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版A三。

註⑮ Titarenko, *Russia i Vostochnaya Azia*, p. 144.

註⑯ Fannie Toder, "Taiwan Studies in Russia," *Far Eastern Affairs*, No. 4~6, 1993, p. 22.

註⑰ 中央日報，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九日，版七。

有大的變化。

## 肆、俄羅斯對香港的政策

俄羅斯一九九六年內對香港的重視，將愈來愈高。而經貿利益，則是俄羅斯對香港關注的焦點。俄羅斯外交部在一九九二年便成立港台特別事務科，由馬利雪夫（Vladimir Malishev）擔任科長，同時也在一九九四年十月間恢復在香港已關閉近半個世紀之久的俄羅斯總領事館。過去在冷戰時期，英國固然容許蘇聯人申請赴英國，但對香港則更加嚴格限制蘇聯人進出。基達連柯便曾呼籲期望香港工商界赴俄投資。他並且強調俄羅斯消費者對香港產品的評價很高。<sup>⑦</sup>換句話說，俄羅斯既期望香港的資金，也認為香港可以是俄羅斯進口商品及技術的重要來源之一。尤其香港的資金，在地利上被認為對俄羅斯在中俄邊境的經濟建設，會大有助益。有些香港的企業家也已經參加「遠東國際聯合總商會」。

俄羅斯駐中共大使羅高壽（Igor Rogachev）也認為，俄羅斯與香港之間的經貿合作，具有巨大潛力。羅高壽尤其指出，香港的金融業對俄羅斯靠近中國邊境經濟特區的建設可以大有作為。<sup>⑧</sup>一九九六年當中，俄羅斯和香港的交往將更形密切。但是，俄羅斯政府未來不至於過度關心香港的人權問題。俄羅斯只會把焦點置於經貿利益上。尤其，俄羅斯與香港加強密切經貿關係，也會刺激它和東南亞國協（ASEAN）其他國家的經貿關係。

## 伍、結 論

本文所作的展望預測，在俄羅斯對香港政策方面，確實最不至於和未來實際的情形相較出現差距。而在俄羅斯對台灣政策的預測方面，筆者在一九九六年初甫實地訪問俄羅斯多方接觸，所可能出現的準確性問題也不大。唯有俄羅斯對中共政策展望部分的準確性，所遭遇的挑戰比較大。理由為俄羅斯和美國關係的變幻，美國和中共關係的動盪，加上俄羅斯總統大選結果難卜，都是重要的變數。

\*

\*

\*

註⑦ 何亮亮，「析俄中建設性伙伴關係」，文匯報（香港），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二日，版A二。

註⑧ 同前註。

